

包清岑編

抗戰文選

第一輯

第一類——抗戰的根本意義
第二類——長期抗戰與最後勝利

拔提書店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初版

抗戰文選 第一輯

(第一類——抗戰的根本意義)
(第二類——長期抗戰與最後勝利)

全四輯實價國幣一元
每輯實價國幣二角五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者 包清岑

發行所 拔提書店

印刷所 拔提書店

經售處 拔提
武昌·長沙·南昌·分店
重慶·西安·成都

全國各大書局

抗戰文選第一輯目錄

第一類 抗戰的根本意義

- 一．爲自衛生存而抗戰……………蔣中正（一四）
- 二．對當前時局應有的認識……………林森（五一六）
- 三．最後關頭……………汪兆銘（七一七）
- 四．大家要說老實話大家要負責任……………汪兆銘（三二七）
- 五．抗戰救國的要點……………戴傳賢（六一三）
- 六．抗戰的基本觀念……………蔣百里（三二六）
- 七．抗日戰爭之意義……………陳獨秀（三二四）
- 八．新形勢與新覺悟……………鄧文儀（三二四）
- 九．吾人立場與民族生存戰爭中之三字訣……………張君勱（四一五）

第二類 長期抗戰與最後勝利

- 一．爭取最後勝利……………蔣中正（五一五）

- 二．長期抗戰必然勝利……………吳稚暉（五一五）
- 三．怎樣才能持久……………汪兆銘（五一六）
- 四．中國究竟能抗戰到什麼時候……………胡適（五一六）
- 五．對於持久戰應有的認識……………陳誠（五一七）
- 六．抗戰與覺悟……………郭沫若（五一八）
- 七．持久抗戰的結果是什麼……………劉健羣（五一九）
- 八．日本內政上所潛伏的危機……………陳博生（二〇一）
- 九．日本經濟上危機之解剖……………陳博生（二〇二）
- 十．民族盛衰的史例觀……………吳其昌（二〇三）
- 十一．不要援助世界和平的敵人……………Henry L. Stimson（二〇四）
馬思譯
- 十二．走上絕路的日本……………Z. Pater（二〇五）
白石摘譯

抗戰文選 第一輯

第一類 抗戰的根本意義

爲自衛生存而抗戰

蔣中正

——二十六年八月三十一日答路透社記者問——

中國爲自衛生存及條約人道正義而抗戰

國際間應負條約上義務實行聯合干涉

堅信中國一定不爲本所敗

在隨時可以受日本飛機襲擊下之火車中，路透社特派通訊員往來於京滬路上，卒能獲得蔣委員長之許可晤面一談，誠爲記者莫大之榮幸。蔣委員長對記者強調聲稱國際間對於現時中日兩國不宜而戰之戰爭有聯合干涉之必要。委員長並宣稱，此種國際干涉，非完全爲中國，實爲謀國際間整個之安全，假如各國認識明白現在進行之侵略戰爭所予伊等之威脅，而預防其對全世界所發生之影響，不管用直接的或間接的方法，他們都應當憑其最聰明之判斷，謀所以避免之道。委員長並以堅定沉着之語氣繼續對

記者云：最簡明之事實，即爲日本現在之行動，其目的乃在摧毀中國而謀爲其自身建立一大陸帝國。其嚴重性如何，無待吾人解說矣。

經過十分鐘談話後，記者即叩詢 委員長，假如戰爭如此延宕下去，在軍事上與政治上所收之淨純結果如何？ 委員長答稱，結果必不出下列三種。第一個結果即爲全中國人民統一結合於政府指導之下以保衛其土地主權而抗拒此漠視國際公法之條款與人類信義禮貌之大敵，抗拒此侵略中國，摧毀非武裝的中外人民生命財產之強寇。第二個結果爲列強各國明白承認國際間可以「製造事端」之方式代替國際公法。而使侵略者得借此「製造事端」爲口實，以「懲罰」其他一國，而侵犯之，佔領之，並吞併之，過去東北四省所遭遇者如此，今又欲以同樣之方式施之於上海平津。第三個結果乃爲日本在有系統的策劃之下，破壞蹂躪中國沿海各口岸商埠，因以消毀其對外貿易，排除驅逐其他各國利益於亞洲大陸之外。事實可以證明，在高麗方面，他們被驅逐了，在東三省方面，他們又已被驅逐了。第四個結果即爲對日本證明，在武裝與組織上，日本雖然較強而中國較弱，但中國決不屈服，並將抵抗一切侵犯其主權獨立之行爲。第五個結果，日本本身在中國之投資者經濟利益將逐漸的掃蕩以盡。且必然的自行毀滅其在中國領土內之商業貿易機會。假如日本稍微聰明一點，對中國人禮貌一點，他們一定毫無問題的取得在中國貿易上之獨占利益與中國廣大民衆之尊敬。但是日本不這樣做，她將仇恨與不信

任之根苗，深種於中國人民之心中腦裏。至於這種不宜之戰爭所給予其他之教訓，只有等待時間告訴我們了。

路透社記者續問 蔣委員長，中國在何種條件下願終止此次戰爭 委員長答稱，這個問題只有待日本何時感覺到與中國及世界對敵之路走不通而願撤退其軍隊時，方能答覆。中國必須保全其主權，維護其行政與領土之完整，記者續問 委員長，在任何情況之下，萬一日本在此不宜之戰爭中獲得其所希冀之利益時，委員長是否認為日本與其他方面之一國或多國之戰爭為不可免乎？ 委員長答謂，其他各國是否甘願坐視中國之毀滅，受日本之統治，我不能斷言。中國今日憑其不足之武器，不僅為中國本身戰，且為根據條約之神聖以生活於此領土上之其他各國僑民利益戰，特別的是那些在中國商業利益被敵人摧毀代表被人驅逐走的國家，假如日本真能擊敗中國而取得對於中國之統治權，其對於各國商務之影響，本不難預言。在政治上所發生之影響，更無需特別的先知可以計算出來，從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以來，國際上觀點，不知變化多少次，在現時無法令人斷定誰國要做誰不要做。我個人堅強的自信，假如日本繼續侵略，中國一定不為日本所敗。中國將要保護其領土以至於最後之一彈一卒。

記者復問 委員長，在現時上海情況之下，各國之態度與行動如何？ 委員長答稱，在現狀的上海情形之下，各國目前與將來之行動甚為顯明。但是干涉問題完全落在締

結九國公約與開洛克公約之列強及組織國際聯盟之各國。沒有問題的，一個很明白的責任必定要落在某一國的肩頭之上，去設法阻止對於中國與合法貿易之毀滅，現時各海口多已被或將受侵略者之破壞，而此種破壞對於任何國家都無便宜也。

委員長與夫人公務均極冗忙，其每日工作時間幾佔十八至二十小時。此次記者晉謁，原只規定爲五分鐘，乃竟延長至四十五分，殊出意外。委員長並反詢記者許多問題。觀其態度至爲安閒鎮定，而神采奕奕，莊嚴偉大英武果決之神情溢於眉宇之間，誠令人不勝景仰愛慕之至云。

（註）此係路透社記者原文之譯件曾於本年九月一日上林西報發表

對當前時局應有的認識

林 森

自從蘆溝橋事件發生以來，時局日趨緊張，在這種緊張的局面之下，要能應付得當，政府固然要規定一貫的方針，始終不變，但是最重要的，還在全國民衆對於當前的大局要有明確的認識，這種認識？乃是我們臨大事所必需具備的，所以今天本席特提出這個問題來和各位講講：我們建設國家的大政方針，本來是非常明確的，這明確的方針，就是二中全会宣言當中所昭示的，對內求自存，對外求共存。要實現自存共存目的，當然要主張和平，原來所謂自存，就是以自力自謀生存，所謂共存，就是與世界各友邦共謀生存，要謀自存，當然有賴於建設，要謀共存，更有賴於國際的合作，建設與合作，都是需要和平才辦得到的。所以我們主張和平，不僅在消極方面，由於我們民族愛好和平的天性所致，並且在積極方面，更為實現我們國策所必需的手段。這種積極方面的意義，更顯得我們主張和平，是完全基于誠意，絲毫不是勉強的。不過從另一方面說來，主張和平，固然是我們的基本國策，可是我們的領土主權，若是受到侵害，甚至危害到我們整個國家的獨立生存時，那末，我們爲維護國家的獨立生存起見，便只有起來抗戰。因爲領土主權，原是一個國家所必具的要素，牠的完整，不容稍受侵害，否則國家便將

失去其生存根據，所以這種抗戰，乃純是基於自衛的發動，如果連這種自衛權也被人剝奪，我們還成爲一個國家嗎？所以我們雖然主張和平，而和平亦有一定的限度，就是我們國家的獨立生存若遇到危害時，我們爲實行自衛起見，便只有起來抵抗。這種抵抗，不僅不與和平相衝突，並且正是獲得真正和平的手段，因爲不抵抗便只有滅亡，還說得到和平嗎？自於此種非常局面之下，更有爲全國各方所當充分加以注意的，約有兩點：

第一，必信賴政府，政府對於國策，始終一貫，一切措施，無不以整個國家利益爲前提，在這種非常局面之下，希望全國各方對於政府務必充分信賴，加以擁護。能够這樣，才能够成舉國一致，發出偉大的力量，以應付當前的事變。

第二，必須鎮定，目前時局已達最後關頭，大家必須嚴守紀律，並且要時時準備，聽從政府的命令，爲國家去犧牲，以保衛我們的國家，竭盡我們的天職，所有服務政府機關的同人，更要注意，我們必須要爲全國民衆的表率，依照法令，照常執行職務，不使政治效率稍受到影響，能做到這一點，便算盡了我們的職責。至於整個國策，政府早有決定，切戒任意揣測，以免影響治安。

以上兩點，事雖平常，可是所關很大，希望各位充分加以注意，身體力行才好！（二十六年八月二日在國府紀念週講。）

最後關頭

汪兆銘

各位同志：本月十五日，兄弟曾對各位同志說了幾句關於救亡圖存的話，如今所要說的是：就從前說過的幾句話加以引申。本月十五日蘆溝橋事件已經發生好幾日了，當時兄弟曾說，這事件之演進如何，雖未能預測，然這事件決不是偶然發生，而是一種預定計劃，那麼，我們也只有據着已定方針，以爲應付。及至十七日，蔣委員長第一期談話會裏已經鄭重的把方針宣布出來了，全國報紙都已登載，各位同志都已看見，這裏頭有一句最明確最緊要的話是說，中國今日已到了最後關頭，兄弟如今想就「最後關頭」四字，加以說明。我們記得在二十四年十一月五全大會裏，蔣委員長曾經說過：「和平未至完全絕望，決不輕棄和平；犧牲未至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這幾句話，在二中全会裏曾經有明切的解釋，三中全会對於外交方針，也是根據着這幾句說話，以爲進行。我們知道日本對於中國是侵略無已的，自九一八以來，對於中國是一步步的殺進來。而中國呢，却是一步步的往後退。中國爲什麼一步一步的往後退呢？因爲中國比較日本進步遲了六七十年，中國的國家力量，不能擋住日本的侵略。然則自從九一八以來，中國外交內政的方針是怎樣呢？總括說來，在外交上不能擋住日本一步一步的殺進

來，只能想些方法，使他進得慢些，中國不能不一步一步的往後退，只能想些方法，使我們退得慢些。爲什麼想慢些呢？難道想趁此偷安苟活麼？不然，我們只想趁着這慢些，騰出一些時間來，在內政上做種種準備的工作，以加強我們的抵抗力，這便是九一八以來中國外交內政的方針。自從九一八以來，中國以九一八事件訴諸國聯，原想藉國聯的道德制裁，經濟制裁，武力制裁，使日本不能向中國一步一步的殺進來，然在事實上國聯除了有些微道德制裁之外，經濟制裁武力制裁絲毫休想，因此日本的殺進來一步一步沒有停止，東三省遂次第淪陷了。我們在這時候只能做得一些號召全國精誠團結共赴國難的工作，然這些工作，只是起頭，還沒有什麼成就，於是日本一步一步的殺進來的結果，由九一八事件而進爲一二八事件了，以十九路軍第五軍及各處援軍之苦戰，及國聯調查團之斡旋，三月初淞滬失守，因而有淞滬停戰協定之締結，淞滬停戰協定，自然是重大的損失。而當時所以締結這協定，是想使日本進得慢些，我們退得慢些，趁着這慢些趕快做種種準備的工作，例如江西剿匪之得以進行，東南各省公路網之得以完成，這是否得不償失呢？留待公論。淞滬停戰協定，不過一年，而熱河戰事，長城各口戰事，又發生了，日本之殺進來一步一步的緊了，及至我軍敗績之後，熱河失守，長城各口，亦以次失守，於是又有塘沽停戰協定，這自然是更大的損失，而當時所以締結協定，是想使日本進得慢些，我們退得慢些，趁着這慢些，趕快做種種準備的工作。我們發覺

精神方面物質方面，缺憾太多了，抵抗力薄弱而且零碎，不能將整個國家，整個民族的抵抗力完全發動，而且還有許多從旁從後牽掣阻撓我們，因此在精神方面謀團結，謀組織之改善，謀訓練之加緊，在物質方面，則國防設備與國民經濟建設同時並進，兩三年間，精神方面有些成就，物質方面的成就也有數目可以計算，統一事業，不能說是完成，而不能說沒有進步。至於剿匪，則東南數省，次第肅清了，這是否得不償失呢？留待公論。塘沽停戰協定之後，繼續發生的通車問題，通郵問題，我們在不承認偽國原則之下，通車以不用偽國車票，通郵以不用偽國郵票，而勉強解決。至於通訊等等問題，仍在繼續堅持，而一十四年六月，日本之殺進來，又一步一步的緊了。從五月二十五日起，口頭交涉至六月九日，我們鑒於形勢不能不作種種緊急處分，因為至六月十二日，便是日本自由行動的時候了。這種種緊急處分，其為重大損失，確是忍無可忍，讓無可讓，而仍然忍下去，讓下去，當時所以如此，是想使日本進得慢些，我們退得慢些，因此之故，各種準備的工作，仍得進行，精神方面，物質方面，儘可能的努力去做，其間如西南剿匪之完成，兩廣之統一等等，這是否得不償失呢？留待公論。這樣的忍了又忍。讓了又讓，已經整整的六年了，我們不能不想着這樣的一步一步的殺進來，是無底止的，這樣的一步一步的往後退，是無底止的，而且我們的準備，我們知道，日本也知道，我們固然很坦白的說：「這些準備，都是現代國家所必需，我們特此以與人為敵，我

們亦恃此以與人爲友，爲敵爲友，不只在我們，而且在人。」然而日本會這樣的說：「我們不只不許你們與我爲敵，而且不許你們與我爲友。」那麼，我們之準備，不但不能得到慢些的結果，反而是喚起日本之加緊的一步一步殺進來了，這樣的不準備不可，欲準備不能，使我們於想些方法一步一步的往後退的時候，不能不劃定一個最後關頭，未到這最後關頭，容許我們想些方法，能不退最好，不能不退，也盡可能的退得慢些，及至到了這最後關頭，則我們一齊站着，不能往後再退一步了。從前說過，和平未至完全絕望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當「未至」的時候，我們要有絕大的決心與勇氣來忍耐，及「已至」的時候，我們要有絕大的決心與勇氣來犧牲。我們當日若不忍耐而孟浪犧牲，則犧牲爲無意義，今日若不犧牲而猶言準備，則準備爲尤無意義。犧牲兩個字，是嚴酷的，我們自己犧牲，我們並且要全國同胞一齊犧牲。因爲我們是弱國，我們是弱國之民，我們所謂抵抗，無他內容，其內容只是犧牲，我們要使每一個人，每一塊地，都成爲灰燼，不使敵人有一些得到手裏，這意義誠然是嚴酷的，然不如此，則尚有更嚴酷的隨在後頭，質而言之，我們如不犧牲，那就只有做傀儡了。中國歷史上爲外族所侵略，半亡者數次，全亡者兩次，這些亡，不是侵略者能將我們四萬萬人殺盡，能將我們四百餘萬方里毀盡，而是我們死了幾個有血性的人之後，大多數沒血性的人，將自家的身體，連同所有的土地，都進貢給侵略者，以爲富貴之地。侵略者因

此極寫意的，便將我們大多數的人，以及全數的土地，得到手裏。我們今日是不是仍然要做做傀儡呢？不做傀儡，只有犧牲，我們是弱國，我們是弱國國民，說到打倒別人，或者不能做到，說到犧牲自己，那就無論怎樣弱法，也沒有不能做到之理。如其不能做到，是不爲，不是不能，所謂不爲，便是沒有犧牲之決心，而只有傀儡之決心了。我們不但因爲不願做傀儡而犧牲了自己，我們並且因爲不願自己犧牲之後，看見自己的同胞去做傀儡，所有我們必定要強制我們的同胞，一齊的犧牲，不留一個傀儡的種子。無論通都大鎮，無論是荒村僻壤，必使人與地俱成灰燼，我們雖不能擋住敵人之殺進來；然而我們必能使敵人殺進來之後，一無所得。我們幾年以來，處心積慮，講統一，講組織，講訓練，爲的是到最後關頭，發動整個國家整個民族之精神的力量，以駕馭使用，日積月累得來的各種物質建設，加強對於侵略之抵抗，所謂抵抗，便是能使整個國家，整個民族爲抵抗侵略而犧牲。天下既無弱者，天下即無強者，那麼我們犧牲完了，我們抵抗之目的也達到了，我們高呼一句「最後關頭」！我們更高呼一句「犧牲」！（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在南京講）。

大家要說老實話 大家要負責任

汪兆銘

各位同胞：在此存亡危急的關頭，兄弟所要說的，只是幾句話：「大家要說老實話，大家要負責任。」論到責任，原是大家都有的，服務政府機關的，各有各的責任，服務社會機關的，也各有各的責任。就政府方面來說：從前的措置如何？現在的措置如何？將來應該如何的措置？這固然是很大的責任；就社會方面來說：幾年以來，人民所供給的血汗，實在不少了，除了以法定貢獻，供給國家之外，還有許多的義務捐以至娛樂捐，其於責任可謂已盡，然以之比較日本，對於所謂「華北事變經費追加預算」一動筆，就是四萬萬圓，其相去又如何呢？

中國歷史上有兩句最痛心的：一是鄭國說：「臣爲韓延數年之命，然渠成亦秦萬世之利也。」明知不能救韓之亡，而徒欲延其數年之命；這樣的以人參湯來延最後之喘息，到底不是辦法。一是張悌說：「吳亡之際，乃無一人死節，不亦辱乎？」明知不能救吳之亡，而惟欲一死以自盡其心；然想到了自己死了之後，未死的人都要爲奴爲隸了，這又何能瞑目到底？也不是辦法。然則不能不商量怎樣的大家負責任了。兄弟的愚見：以爲大家若要負責任，則必先之以大家說老實話，所謂說老實話，是心口如一，心裏這

樣想，口裏這樣說，這是很要緊的。中國宋末明末曾兩次亡國，其亡國之原因，最大最著的，在於不說老實話，心裏所想與口裏所說，並不一樣；其最好方法，是自己不負責任，而看別人去怎樣負法。當和的時候，拚命的指摘和，當戰的時候，拚命的指摘戰，因為是和是會吃虧的，戰是會打敗仗的。最好的方法，還是自己立於無過之地，橫豎別人該死，於是熊廷弼傳首九邊了，袁崇煥凌遲案市了，此之可悲，不在其生命之斷送，而在其所有辦法在這種大家不說老實話，不負責任的空氣之中，只有隨處碰壁，除了以一死塞責之外，簡直替他想不出一條出路。宋亡將及百年，明亡將及三百年，這樣長時期的亡國之痛，已够受了。自十九世紀以來，亡人之國，不只武力，一切經濟文化皆可爲亡人之國的工具，所以國不亡則已，既亡之後，絕無可以復存，除了波蘭，因特殊情形，亡而復存外，更無可舉之例。在大戰中，俄國敗於德國，幾乎亡了，德國國土敗於協約國，幾乎亡了，然足能保存，且能復興，這都是於垂亡之際，人人下了救亡圖存的決心，人人肯說老實話，和呢，是會吃虧的，就老實的承認吃虧，並且求於吃虧之後，有所以抵償；戰呢，是會打敗仗的，就老的承認打敗仗，敗了再打，打了再敗，敗個不已，打個不已，終於打出一個由亡而存的局面來。這種做法，無他妙巧，只是說老實話而已。這說老實話，不是等閒的，人人能說老實話，纔能人人負責任，反之，人人不說老實話，則必人人不負責任，人人不負責任的結果，除了亡國，還有那一條路？